舊唐書/卷18上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文宗 下 ◄

舊唐書
本紀第十八上 武宗

► 宣宗

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諱炎，穆宗第五子，母曰宣懿皇后韋氏。元和九年六月十二日生於東宮。長慶元年三月，封潁王，本名瀍。開成中加開府儀同三司、檢校吏部尚書，依百官例，逐月給俸料。初，文宗追悔莊恪太子殂不由道，乃以敬宗子陳王成美為皇太子，開成四年冬十月宣制，未遑冊禮。

開成五年

五年正月二日，文宗暴疾，宰相李珏、知樞密劉弘逸奉密旨，以皇太子監國。兩軍中尉仇士良、魚弘志矯詔迎潁王於十六宅，曰：「朕自嬰疾疹，有加無瘳，懼不能躬總萬機，日厘庶政。稽於謨訓，謀及大臣，用建親賢，以貳神器。親弟潁王瀍昔在藩邸，與朕常同師訓，動成儀矩，性稟寬仁。俾奉昌圖，必諧人欲。可立為皇太弟，應軍國政事，便令權勾當。百辟卿士，中外庶臣，宜竭乃心，輔成予志。陳王成美先立為皇太子，以其年尚沖幼，未漸師資，比日重難，不遑冊命，迴踐朱邸，式協至公，可復封陳王。」是夜，士良統兵士于十六宅迎太弟赴少陽院，百官謁見於東宮思賢殿。三日，仇士良收捕仙韶院副使尉遲璋殺之，屠其家。四日，文宗崩，宣遺詔：皇太弟宜於柩前即皇帝位，宰相楊嗣復攝冢宰。十四日，受冊于正殿，時年二十七。陳王成美、安王溶殂于邸第。初，楊賢妃有寵於文宗，而莊恪太子母王妃失寵怨望，為楊妃所譖，王妃死，太子廢。及開成末年，帝多疾無嗣，賢妃請以安王溶嗣，帝謀于宰臣李珏，珏非之，乃立陳王。至是，仇士良立武宗，欲歸功於己，乃發安王舊事，故二王與賢妃皆死。

二月，制穆宗妃韋氏追謚宣懿皇太后，帝之母也。上御正殿，降德音，以開府、右軍中尉仇士良封楚國公，左軍中尉魚弘志為韓國公，太常卿崔鄲、戶部尚書判度支崔珙並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敕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生日宜為降聖節，休假一日。

三月，詔宮人劉氏、王氏並為妃。敕朔望入閣對刑法官，是日非便，宜停。

五月，中書奏：六月十二日，皇帝載誕之辰，請以其日為慶陽節。祔宣懿太后于太廟。初，武宗欲啟穆宗陵祔葬，中書門下奏曰：「園陵已安，神道貴靜。光陵二十餘載，福陵則近又修崇。竊惟孝思，足彰嚴奉。今若再因合祔，須啟二陵，或慮聖靈不安，未合先旨。又以陰陽避忌，亦有所疑。不移福陵，實協典禮。」乃止。就舊墳增築，名曰福陵。又奏：「准今年二月八日赦文，應京諸司勒留官，令本處剋留手力雜給與攝官者。臣等檢詳，諸道正官料錢絕少，雜給手力即多，今正官勒留，亦管公事，料錢少於雜給，刻下事未得中。臣等商量，其正官料錢雜給等錢，望每貫割留二百文與攝官，餘並如舊。」從之。

秋七月，制檢校禮部尚書、華州刺史陳夷行復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八月十七日，葬文宗皇帝于章陵。知樞密劉弘逸、薛季稜率禁軍護靈駕至陵所，二人素為文宗獎遇，仇士良惡之，心不自安，因是掌兵，欲倒戈誅士良、弘志。鹵簿使兵部尚書王起、山陵使崔稜覺其謀，先諭鹵簿諸軍。是日弘逸、季稜伏誅。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楊嗣復檢校吏部尚書、潭州刺史，充湖南都團練觀察使；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李珏檢校兵部尚書、桂州刺史，充桂管防禦觀察等使；御史中丞裴夷直為杭州刺史：皆坐弘逸、季稜黨也。易定軍亂，逐節度使陳君賞。君賞鳩合豪傑數百人，復入城，盡誅謀亂兵士，軍城復安。

九月，以淮南節度使、檢校尚書左僕射李德裕為吏部尚書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尋兼門下侍郎；以宣武軍節度使、檢校吏部尚書、汴州刺史李紳代德裕鎮淮南。帝在藩時，頗好道術修攝之事，是秋，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，於三殿修金籙道場。帝幸三殿，於九天壇親受法籙。右拾遺王哲上疏，言王業之初，不宜崇信過當，疏奏不省。

十一月，鹽鐵轉運使奏江淮已南請復稅茶，從之。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，三軍推其子重霸知留後事。

會昌元年

會昌元年正月壬寅朔。庚戌，有事於郊廟，禮畢，御丹鳳樓，大赦，改元。

二月壬寅，以淮南節度使、檢校吏部尚書李紳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中書奏：「南宮六曹皆有職分，各責官業，即事不因循。近者戶部度支，多是諸軍奏請，本司郎吏束手閑居。今後請祗令本行分判，委中書門下簡擇公幹才器相當者轉授。」從之。車駕幸昆明池。賜仇士良紀功碑，詔右僕射李程為其文。

三月，貶湖南觀察使楊嗣復潮州司馬，桂管觀察使李玨端州司馬，杭州刺史裴夷直驩州司戶。宰臣李德裕進位司空。三月壬申，宰相李德裕、陳夷行、崔珙、李紳等奏：「憲宗皇帝有恢復中興之功，請為百代不遷之廟。」帝曰：「所論至當。」續議之，事竟不行。贈故中書令、晉國公裴度太師。山南東道蝗害稼。造靈符應聖院於龍首池。

四月辛丑，敕：「《憲宗實錄》舊本未備，宜令史官重修進內。其舊本不得注破，候新撰成同進。」時李德裕先請不遷憲宗廟，為議者沮之，復恐或書其父不善之事，故復請改撰實錄，朝野非之。

五月辛未，中書門下奏：「據《六典》，隋置諫議大夫七人，從四品上。大曆二年，升門下侍郎為正三品，兩省遂闕四品。建官之道，有所未周。詩云『衮職有闕，仲山甫補之』。周、漢大臣，願入禁闥，補過拾遺。張衡為侍郎，常居帷幄，從容諷諫。此皆大臣之任，故其秩峻，其任重，則敬其言而行其道。況蹇諤之地，宜老成之人，秩未優崇，則難用耆德。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，升為從四品，分為左右，以備兩省四品之闕。向後與丞郎出入迭用，以重其選。又御史中丞為大夫之貳，緣大夫秩崇，官不常置，中丞為憲臺之長。今寺監、少卿、少監、司業、少尹並為寺署之貳，皆為四品。中丞官名至重，見秩未崇，望升為從四品。」從之。

六月，有禿鶖鳥集於禁苑。庚子夜五更，小流星五十餘旁午流散。制以魏博兵馬留後何重霸檢校工部尚書、魏州大都督府長史，充天雄軍節度使，仍賜名重順。中書奏請依姚璹故事，宰相每月修時政記送史館，從之。以衡山道士劉玄靖為銀青光祿大夫，充崇玄館學士，賜號廣成先生，令與道士趙歸真於禁中修法籙。左補闕劉彥謨上疏切諫，貶彥謨為河南府戶曹。敕：「自前中外上封論事，有所糾舉，則請留中。今後並云『請付御史臺』，不得云『留中不下』。如事關軍國，理須宥密，不在此限。如臺司勘當後，

若得事實，必獎奉公。苟涉加誣，必當反問。告示中外，明知此意。」

七月己巳，北方有流星，經天良久。關東大蝗傷稼。襄、郢、江左大水。彗復出室壁之間。

八月，回鶻烏介可汗遣使告難，言本國為黠戛斯所攻，故可汗死，今部人推為可汗。緣本國破散，今奉太和公主南投大國。時烏介至塞上，大首領嗢沒斯與赤心宰相相攻，殺赤心，率其部下數千帳近西城。天德防禦使田牟以聞。烏介又令其相頡干迦斯上表，借天德城以安公主，仍乞糧儲牛羊供給。詔金吾大將軍王會、宗正少卿李師偃往其牙宣慰，令放公主入朝，賑粟二萬石。

九月，幽州軍亂，逐其帥史元忠，推牙將陳行泰為留後。三軍上章請符節，朝旨未許。十月，幽州雄武軍使張絳遣軍吏吳仲舒入朝，言行泰慘虐，不可處將帥之任，請以鎮軍加討，許之。

十月，誅行泰，遂以絳知兵馬使。車駕校獵咸陽。

十一月丁酉朔。壬寅夜，大星東北流，其光燭地，有聲如雷，山崩石隕。其彗起於室，凡五十六日而滅。太和公主遣使入朝，言烏介自稱可汗，乞行策命，緣初至漠南，乞降使宣慰，從之。

十二月，中書門下奏修實錄體例：「舊錄有載禁中之言。伏以君上與宰臣、公卿言事，皆須眾所聞見，方可書於史冊。且禁中之語，在外何知，或得之傳聞，多涉於浮妄，便形史筆，實累鴻猷。今後實錄中如有此色，並請刊削。又宰臣與公卿論事，行與不行，須有明據。或奏請允愜，必見褒稱；或所論乖僻，因有懲責。在藩鎮上表，必有批答，居要官啟事者，自有著明，並須昭然在人耳目。或取捨存於堂案，或與奪形於詔敕，前代史書所載奏義，罔不由此。近見實錄多載密疏，言不彰於朝聽，事不顯於當時，得自其家，未足為信。今後實錄所載章奏，並須朝廷共知者，方得紀述，密疏並請不載。如此則理必可法，人皆向公，愛憎之志不行，褒貶之言必信。」從之。李德裕奏改修《憲宗實錄》所載吉甫不善之迹，鄭亞希旨削之。德裕更此條奏，以掩其迹。搢紳謗議，武宗頗知之。

會昌二年

二年春正月丙申朔，以撫王紘為開府儀同三司、幽州大都督府長史，充幽州盧龍節度大使。以雄武軍使張絳檢校左散騎常侍，兼幽州左司馬，知兩使留後，仍賜名仲武。中書奏百官議九宮壇本大祠，請降為中祠。宰相崔珙、陳夷行奏定左右僕射上事儀注。

二月丙寅，中書奏：「准元和七年敕，河東、鳳翔、鄜坊、邠寧等道州縣官，令戶部加給課料錢歲六萬二千五百貫。吏部出得平留官數百員，時以為當。自後戶部支給零碎不時，觀察使乃別將破用，徒有加給，不及官人，所以選人憚遠，不樂注受。伏望令部都與實物，及時支遣。諸道委觀察判官知給受，專判此案，隨月支給，年終計帳申戶部。又赴選官人多京債，到任填還，致其貪求，罔不由此。今年三銓，於前件州府得官者，許連狀相保，戶部各借兩月加給料錢，至支時折下。所冀初官到任，不帶息債，衣食稍足，可責清廉。」從之。太子太師致仕蕭俛卒。牂柯、南詔蠻遣使入朝。

三月，遣使冊迴紇烏介可汗。以振武麟勝節度使、銀青光祿大夫、檢校尚書右僕射、單于大都護、兼御史大夫、彭城郡開國公、食邑二千戶劉沔可檢校右僕射，兼太原尹、北京留守，充河東節度、管內觀察處置等使，代苻澈。時迴紇在天德，命沔以太原之師討之。

四月乙丑朔，光祿大夫、守司空、兼門下侍郎、平章事李德裕，銀青光祿大夫、守右僕射、門下侍郎、平章事崔珙，銀青光祿大夫、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李紳，金紫光祿大夫、檢校司徒、兼太子太保牛僧孺等上章，請加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。戊寅，御宣政殿受冊。是月九日雨，至十四日轉甚，乃改用二十三日。時有纖人告中尉仇士良，言宰相作赦書，欲減削禁軍衣糧馬草料。士良怒曰：「必若有此，軍人須至樓前作鬧。」宰相李德裕等知之，請開延英訴其事。帝曰：「奸人之詞也。」召兩軍中尉諭之曰：「赦書出自朕意，不由宰相，況未施行，公等安得此言？」士良惶恐謝之。是日晴霽。中書奏：「元日御含元殿，百官就列，唯宰相及兩省官皆未開扇前立於欄檻之內，及扇開，便侍立於御前。三朝大慶，萬邦稱賀，唯宰相侍臣同介胄武夫，竟不拜至尊而退，酌於禮意，事未得中。臣等請御殿日昧爽，宰相、兩省官鬥班於香案前，俟扇開，通事贊兩省官再拜，拜訖，升殿侍立。」從之。天德奏，迴紇族帳侵擾部內。敕：「勸課種桑，比有敕命，如能增數，每歲申聞。比知並無遵行，恣加翦伐，列於鄽市，賣作薪蒸。自今州縣所由，切宜禁斷。」

五月，敕慶陽節百官率醵外，別賜錢三百貫，以備素食合宴，仍令京兆府供帳，不

用追集坊市樂人。天德軍使田牟奏：迴紇大將嗢沒斯與多覽將軍將吏二千六百人請降，遣中人齎詔慰勞之。宰相李德裕兼守司徒。太子太師致仕鄭覃卒。

六月甲子朔，火星犯木。丙寅，太白犯東井。迴紇降將嗢沒斯將吏二千六百餘人至京師。制以嗢沒斯檢校工部尚書，充歸義軍使，封懷化郡王，仍賜姓名曰李思忠；以迴紇宰相受耶勿為歸義軍副使、檢校右散騎常侍，賜姓名曰李弘順。

七月，嵐州人田滿川據郡叛，劉沔誅之。

八月，迴紇烏介可汗過天德，至杷頭烽北，俘掠雲、朔北川，詔劉沔出師守雁門諸關。迴紇首領屈武降幽州，授左武衛將軍同正。詔以迴紇犯邊，漸浸內地，或攻或守，於理何安？令少師牛僧孺、陳夷行與公卿集議可否以聞。僧孺曰：「今百僚議狀，以固守關防，伺其可擊則用兵。」宰相李德裕議：「以迴紇所恃者嗢沒、赤心耳，今已離叛，其強弱之勢可見。戎人獷悍，不顧成敗，以失二將，乘忿入侵，出師急擊，破之必矣。守險示弱，虜無由退。擊之為便。」天子以為然。乃徵發許、蔡、汴、滑等六鎮之師，以太原節度使劉沔為迴紇南面招討使；以張仲武為幽州盧龍節度使、檢校工部尚書，封蘭陵郡王，充迴紇東面招討使；以李思忠為河西党項都將，迴紇西南面招討使：皆會軍於太原。制以皇子峴為益王，岐為兗王，皇長女為昌樂公主，第二女為壽春公主，第三女永寧公主。上御麟德殿，見室韋首領督熱論等十五人。太原奏迴紇移帳近南四十里，索叛將嗢沒斯，昨至橫水俘虜，兼公主上表言食盡，乞賜牛羊事。賜烏介詔曰：

「朕自臨寰區，為人父母，唯好生為德，不願黷武為名。故自彼國不幸為黠戛斯所破，來投邊境，已歷歲年，撫納之間，無所不至。初則念其饑歉，給以糧儲；旋則知其破傷，盡還馬價。前後遣使勞問，交馳道途。小小侵擾，亦盡不計。今可汗尚此近塞，未議還蕃。朝廷大臣，四方節鎮，皆懷疑忿，盡請興師，雖朕切務含弘，亦所未諭。一昨數使迴來。皆言可汗只待馬價，及令付之次，又聞所止屢遷，或侵掠雲、朔等州，或劫奪羌、渾諸部，未知此意，終欲如何？若以未交馬價，須近塞垣，行止之間，亦宜先告邊將。豈有倏來忽往，遷徙不常。雖云隨逐水草，動皆逼近城柵。遙揣深意，似恃姻好之情；每睹蹤由，實為弛突之計。況到橫水柵下，殺戮至多。蕃、渾牛羊，豈吝馳掠；黎庶何罪，皆被傷夷。所以中朝大臣皆云：『迴紇近塞，已是違盟；更戮邊人，實背大義。』咸願因此翦逐，以雪殂謝之冤。然朕志在懷柔，情深屈己，寧可汗之負德，終未忍於幸災。石戒直久在京城，備知人實憤惋，發於誠懇，固請自行。嘉其深見事機，不能違阻。可汗審自問遂，速擇良圖，無至不悛，以貽後悔。」

詔太原起室韋沙陀三部落、吐渾諸部，委石雄為前鋒。易定兵千人守大同軍，契苾通、何清朝領沙陀、吐渾六千騎趨天德，李思忠率迴紇、党項之師屯保大柵。

十月，吐蕃贊普卒，遣使論普熱入朝告哀，詔將作少監李璟入蕃弔祭。帝幸涇陽，校獵白鹿原。諫議大夫高少逸、鄭朗等於閣內論：「陛下校獵太頻，出城稍遠，萬機廢馳，星出夜歸，方今用兵，且宜停止。」上優勞之。諫官出，謂宰相曰：「諫官甚要，朕時聞其言，庶幾減過。」

會昌三年

三年春正月，以宿師於野，罷元會。敕新授銀州刺史、本州押蕃落、銀川監牧使何清朝可檢校太子賓客、左龍武大將軍，令分領沙陀、吐渾、党項之眾赴振武，取劉沔處分。

二月，先詔百官之家不得於京城置私廟者，其皇城南向六坊不得置，其閑僻坊曲即許依舊置。太原劉沔奏：「昨率諸道之師至大同軍，遣石雄襲迴鶻牙帳，雄大敗迴鶻於殺胡山，烏介可汗被創而走。已迎得太和公主至雲州。」是日，御宣政殿，百僚稱賀。制曰：

「夫天之所廢，難施繼絕之恩；人之所棄，當用侮亡之道。朕每思前訓，豈忘格言。迴鶻比者自恃兵強，久為桀驁，淩虐諸部，結怨近鄰。黠戛斯潛師彗掃，穹居瓦解，種族盡膏於原野，區落遂至於荊榛。今可汗逃走失國，竊號自立，遠遁沙漠，寄命邊陲。朕念其衰殘，尋加賑恤。每陳章表，多詐諛之詞；接我使臣，如全盛之日。無傷禽哀鳴之意，有困獸猶鬥之心。去歲潛入朔川，大掠牛馬；今春掩襲振武，逼近城池。可汗皆自率兵，首為寇盜，不恥破敗，莫顧姻親。河東節度使劉沔料敵伐謀，乘機制勝，發胡貉之騎以為前鋒，搴翎侯之旗伐彼在穴。短兵麾於帳下，元惡拽於彀中。況乘匪六飛，眾纔一旅，儲備已竭，計日可擒。太和公主居處不同，情義久絕。懷土多思，亟聞黃鵠之歌；失位自傷，寧免《綠衣》之歎。念其羈苦，常軫朕心。今已脫於豺狼，再見宮闕，上以攄宗廟之宿憤，次以慰太皇太后之深慈，永言歸寧，良用欣感。其迴紇既以破滅，義在翦除，宜令諸道兵馬使同進討。河東立功將士已下，優厚賞給，續條疏處分。應在京外宅及東都修功德迴紇，並勒冠帶，各配諸道收管。其迴紇及摩尼寺莊宅、錢物等，並委功德使與御史臺及京兆府各差官點檢收抽，不得容諸色人影占。如犯者並處極法，

錢物納官。摩尼寺僧委中書門下條疏聞奏。」

以麟州刺史、天德行營副使石雄為銀青光祿大夫、檢校左散騎常侍、豐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豐州西城中城都防禦、本管押蕃落等使。劉沔檢校尚書左僕射，張仲武檢校尚書右僕射，餘並如故。黠戛斯使注吾合素入朝，獻名馬二匹，言可汗已破迴鶻，迎得太和公主歸國，差人送公主入朝，愁迴鶻殘眾奪之於路。帝遂遣中使送注吾合素往太原迎公主。時烏介可汗中箭，走投黑車子，詔黠戛斯出兵攻之。

三月，太和公主至京師，百官班于章敬寺迎謁，仍令所司告憲宗、穆宗二室。四月，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，三軍以從諫侄稹為兵馬留後，上表請授節鉞。尋遣使齎詔潞府，令稹護從諫之喪歸洛陽。稹拒朝旨。詔中書門下兩省尚書御史臺四品已上、武官三品已上，會議劉稹可誅可宥之狀以聞。

五月，敕諸道節度使置隨身不得過六十人，觀察使不得過四十人，經略、都護不得過三十人。築望仙觀於禁中。宰臣百僚進議狀：「以昆戎未殄，塞上用兵，不宜中原生事，潞府請以親王遙領，令稹權知兵馬事，以俟邊上罷兵。」獨李德裕以為澤潞內地，前時從諫許襲，已是失斷，自後跋扈難制，規脅朝廷。以稹豎子，不可復踐前車，討之必殄。武宗性雄俊，曰：「吾與德裕同之，保無後悔。」自是諫官上疏言不可用兵相繼。

六月，西內神龍寺災。左軍中尉楚國公仇士良卒。

秋七月戊子，宰相奏：「秋色已至，將議進軍，幽州須早平迴鶻，鎮、魏須速誅劉稹，各須遣使諭旨，兼偵三鎮軍情。今日延英面奉聖旨，欲遣張賈充使。臣等續更商量，張賈幹濟有才，甚諳軍中體勢，然性剛負氣，慮不安和，不如且命李回。若以臺綱闕人，即兵部侍郎鄭涯久為征鎮判官，情甚精敏，雖無詞辯，言事分明，官重事閑，最似相稱。」上曰：「不如令李回去。」即遣回奉使三鎮。

八月壬戌，火星自七月蒼赤色，動搖井中，至是月十六日犯輿鬼。萬年縣東市火。黠戛斯使諦德伊斯難珠入朝。以右僕射、平章事陳夷行檢校司空，兼河中尹、御史大夫，充河中節度、晉絳慈隰觀察等使。

九月，制：

「定天下者，致風俗於大同；安生人者，齊法度於畫一。雖晉之欒、趙，家有舊勳；漢之韓、黥，身為佐命。至於干亂紀律，罔不梟夷，禁暴除殘，古今大義。

故昭義節度劉悟，頃居海岱，嘗列爪牙。屬師道阻兵，王師問罪，三面開網，一境離心，乘此危機，遂能歸命。憲宗嘉其誠款，授以南燕；穆宗待以腹心，委之上黨。招致死士，固護一方，迨於未年，已虧臣節。劉從諫生稟戾氣，幼習亂風。因跋扈之資，以專封壤；恃紀綱之力，以襲兵符。暫展執珪之儀，終無上綬之請。隙駒為喻，魏豹姑務于絕河；井蛙自居，孫述頗聞於恃險。誘受戶命，妄作妖言，中罔朝廷，潛圖左道。接壤戎帥，屢奏陰謀，顧髻齔之所矜，豈淵魚之是察。洎乎沈痼，曾靡哀鳴，猶駐將盡之魂，恣行邪僻之志，罔或奮拔，自樹狡童。中使授醫，莫睹其朝服；近臣銜命，不入於壘門。逆節甚明，人神共棄。其贈官及先所授官爵、並劉稹在身官爵，宜並削奪。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、魏博節度使何弘敬，或姻連王室，或任重藩維，懇陳一至之誠，願揚九伐之命。吳漢任職，受詔而初無辦嚴；卜式朴忠，未戰而義形於色。況成德軍嘗以梟騎橫陣，首破朱滔。戰氣方酣，再迴魯陽之日；鼓音不息，三周不注之山。魏博軍頃以大旆涉河，竟殲師道。建十二郡之旗鼓，以列降人；削六十年之厲階，盡歸皇化。士傳餘勇，軍有雄名，必能稟鄧侯之指縱，成葛亮之心伐。咨爾二帥，朕所注懷，元逵可本官充北面招討澤潞使，弘敬充東面招討澤潞使。

曩者列祖在藩，先天啟聖。符瑞昭晰，彩繪煥於泗亭；鑾輅巡遊，金石刻于代邸。實謂可封之俗，久為仁壽之鄉。寇難以來，頗著誠節，必非同惡，咸許自新。其昭義舊將士及百姓等，如保初心，並赦而不問。如能捨逆效順，以州郡兵眾歸降者，必厚加封賞。如能擒送劉稹者，別授土地，以報勳庸。頃隨劉悟鄆州舊將校子孫，既有義心，宜思改悔。如能感喻劉稹，束身歸朝，必當待之如初，特與洗雪。爾等舊校，亦並酬勞。仍委夷行、劉沔、王茂元各進兵同力攻討。其諸道進軍，並不得焚燒廬舍，發掘墳墓，擒執百姓以為俘囚。桑麻田苗，各許本戶為主。罪止元惡，務拯生靈。

於戲！蕃維大臣，抗疏於外；髦俊舊老，昌言於朝。戒朕以祖宗之法，不可私一族；刑賞之柄，所以正萬邦。宜用甲兵，陳於原野。雖朕以恩不聽，而群臣以義固爭，詢自僉謀，諒非獲已。佈告中外，明體朕懷。」

仍以徐泗節度使李彥佐為澤潞西南面招討使。河陽節度使王茂元以本軍屯萬善。彥佐制下後逾月未出師，朝廷疑其持重，乃以天德軍石雄為彥佐之副。劉稹牙將李丕降，用為忻州刺史。以陳許節度使王宰充澤潞南面招討使。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卒，贈司徒。

王宰代茂元總萬善之師。

十月，宰相監修國史李紳、兵部郎中史館修撰判館事鄭亞進重修《憲宗實錄》四十卷，頒賜有差。晉絳行營副招討石雄奏收賊砦五。以河東節度使劉沔檢校司空，兼滑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義成軍節度、鄭滑濮觀察等使。以荊南節度使、檢校右僕射、同平章事李石可檢校司空、平章事，兼太原尹、北都留守，充河東節度、管內觀察等使。

十一月，敕：「中外官員，過為繁冗，量宜減省，以便軍民。宜令吏部條疏合減員數以聞。」十二月，王宰奏收天井關。榆社行營都將王逢奏兵少，乞濟師，詔太原軍二千人赴之。初，劉沔破迴鶻，留三千人戍橫水，至是，李石以太原無兵，抽橫水戍卒一千五百人以赴王逢。是月二十八日，橫水軍至太原，請出軍優給。舊例每一軍絹二疋，時劉沔交代後，軍庫無絹。石以己絹益之。方可人給一疋，便催上路。軍人以歲將除，欲候過歲，期既速，軍情不悅。都頭楊弁乘士卒流怨，激之為亂。

會昌四年

四年春正月乙酉朔，以澤潞用兵，罷元會。其日，楊弁逐太原節度使李石。敕：「齋月斷屠，出於釋氏，國家創業，猶近梁、隋、卿相大臣，或沿茲弊。鼓刀者既獲厚利，糾察者潛受請求。正月以萬物生植之初，宜斷三日。列聖忌斷一日。仍准開元二十二年敕，三元日各斷三日，餘月不禁。」壬子，河東監軍使呂義忠收復太原，生擒楊弁，盡斬其亂卒，百僚稱賀。

二月甲寅朔。丁巳，制河中晉、絳、慈、隰等州節度觀察等使、中散大夫、檢校左散騎常侍、河中尹、御史大夫、上柱國、博陵縣開國男、食邑三百戶崔元式可檢校禮部尚書，兼太原尹、北都留守，充河東節度觀察等使。戊午夜，太白犯鎮星。辛酉，太原送楊弁與其同惡五十四人來獻，斬於狗脊嶺。

三月，以晉絳副招討石雄為澤潞西面招討，以汾州刺史李丕為副。以道士趙歸真為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。時帝志學神仙，師歸真。歸真乘寵，每對，排毀釋氏，言非中國之教，蠹耗生靈，盡宜除去，帝頗信之。四月，王宰進軍攻澤州。

五月，以司農卿薛元賞為京兆尹。

六月，金紫光祿大夫、尚書右僕射、中書侍郎、同平事、判度支崔珙貶澧州刺史。癸丑，敕：「諫官論事，所見不同，連狀署名，事同糾率。此後凡論公事，各隨己見，不得連署姓名。如有大政奏論，即可連署。」制追削故左軍中尉仇士良先授官及贈官，其家財並籍沒。士良死後，中人於其家得兵仗數千件，兼發士良宿罪故也。敕責授官銀青光祿大夫、澧州刺史、上柱國、安平郡開國公、食邑二千戶崔珙再貶恩州司馬員外置，以珙領鹽鐵時欠宋滑院鹽鐵九十萬貫。帝令度支、鹽鐵、轉運合為一使。

七月，以淮南節度使、檢校司空杜悰守尚書右僕射、兼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，仍判度支，充鹽鐵轉運等使。又制銀青光祿大夫、守尚書右僕射、兼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、監修國史、上柱國、趙郡開國公、食邑二千戶李紳可檢校司空、平章事、揚州大都督府長史、淮南節度副大使、知節度事。吏部條奏中外合減官員一千一百一十四員。王元逵奏邢州刺史裴問、別將高元武以城降。洺州刺史王釗、磁州刺史安玉以城降何弘敬。山東三州平。潞州大將郭誼、張谷、陳揚廷遣人至王宰軍，請殺稹以自贖。王宰以聞，乃詔石雄率軍七千入潞州，誼斬劉稹首以迎雄，澤、潞等五州平。

八月戊戌，王宰傳稹首與大將郭誼等一百五十人，露布獻於京師，上御安福門受俘，百僚樓前稱賀。以魏博節度使、檢校尚書右僕射、同平章事何弘敬進封廬江郡開國公，食邑二千戶；以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檢校司空、兼太子太師、同平章事，進封太原郡開國公，食邑二千戶。宰相李德裕守太尉，進封衛國公，加食邑一千戶。以兵部侍郎、翰林學士承旨崔鉉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河東節度使陳夷行卒。

九月，以天德軍使、晉絳行營招討使石雄檢校兵部尚書、河中尹、兼御史大夫、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。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盧鈞檢校尚書左僕射、潞州大都督府長史，充昭義軍節度使、澤潞邢洺觀察等使。以忠武軍節度、陳許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、河陽行營諸軍招討使、金紫光祿大夫、檢校尚書右僕射、兼御史大夫、上柱國、太原郡開國公、食邑二千戶王宰檢校司空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，充河東節度、管內觀察處置等使。制曰：「逆賊郭誼等，狐鼠之妖，依丘穴而作固；牛羊之力，得水草而逾兇。久從叛臣，皆負逆氣。劉從諫背德反義，掩賊藏奸，積其怙亂之謀，無非親吏之計。劉公直、安全慶等各憑地險，屢抗王師，每肆悖言，罔懷革面。況郭誼、王協聞邢、洺歸款，懼義旅覆巢，賣孽童以圖全，據堅城而請命。昔伍被詣吏，不免就誅；延岑出降，終亦夷族。致之大辟，無所愧懷。」郭誼、劉公直、王協、安全慶、李道德、李佐堯、劉稹、稹母阿裴、稹弟曹九、滿郎、君郎、妹四娘、五娘、從兄洪卿、漢卿、周卿、魯卿、匡堯、張谷男涯、解愁、陳揚廷弟宣、男醜奴、張溢男歡郎、三寶、門客甄戈、伎術人郭諗、

蔣黨、李訓兄仲京、王涯侄孫羽、韓約男茂章、茂寶、王璠男珪等，並處斬于獨柳。敕以河陽三城鎮遏使為孟州，割澤州隸焉，與懷、孟、澤為節度，號河陽。制以皇子愕為開府儀同三司、夏州刺史、朔方軍節度大使。時党項叛，命親王以制之。

十月，車駕幸鄠縣。

十一月，幸雲陽。

十二月，敕：「郊禮日近，獄囚數多，案款已成，多有翻覆。其兩京、天下州府見繫囚，已結正及兩度翻案伏款者，並令先事結斷訖申。」時左僕射王起頻年知貢舉，每貢院考試訖，上榜後，更呈宰相取可否。後人數不多，宰相延英論言：「主司試藝，不合取宰相與奪。比來貢舉艱難，放人絕少，恐非弘訪之道。」帝曰：「貢院不會我意。不放子弟，即太過，無論子弟、寒門，但取實藝耳。」李德裕對曰：「鄭肅、封敖有好子弟，不敢應舉。」帝曰：「我比聞楊虞卿兄弟朋比貴勢，妨平人道路。昨楊知至、鄭朴之徒，並令落下，抑其太甚耳。」德裕曰：「臣無名第，不合言進士之非。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伎，勉強隨計，一舉登第。自後不於私家置《文選》，蓋惡其祖尚浮華，不根藝實。然朝廷顯官，須是公卿子弟。何者？自小便習舉業，自熟朝廷間事，臺閣儀范，班行准則，不教而自成。寒士縱有出人之才，登第之後，始得一班一級，固不能熟習也。則子弟成名，不可輕矣。」

會昌五年

五年春正月己酉朔，敕造望仙臺於南郊壇。時道士趙歸真特承恩禮，諫官上疏，論之延英。帝謂宰臣曰：「諫官論趙歸真，此意要卿等知。朕宮中無事，屏去聲技，但要此人道話耳。」李德裕對曰：「臣不敢言前代得失，只緣歸真於敬宗朝出入宮掖，以此人情不願陛下復親近之。」帝曰：「我爾時已識此道人，不知名歸真，只呼趙鍊師。在敬宗時亦無甚過。我與之言，滌煩爾。至於軍國政事，唯卿等與次對官論，何須問道士。非直一歸真，百歸真亦不能相惑。」歸真自以涉物論，遂舉羅浮道士鄧元起有長年之術，帝遣中使迎之。由是與衡山道士劉玄靖及歸真膠固，排毀釋氏，而拆寺之請行焉。宰臣李德裕、杜悰、李讓夷、崔鉉、太常卿孫簡等率文武百僚上徽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皇帝。辛亥，有事於郊廟，禮畢，御承天門，大赦天下。庚申，義安太后崩，敬宗之母也。遺令皇帝三日聽政，十三日小祥，二十五日大祥，二十七日釋服。兵部尚書歸融奏：「事貴得中，禮從順變，配祔之禮，宜有等差。請降服期，以日易月，十二日

釋服。內外臣僚，亦請以其日釋服。陵園制度，請無降殺。」從之。以前太原節度使、檢校司空李石以本官充東都留守。

二月戊寅朔，太白掩昴之北側。諫議大夫、權知禮部貢舉陳商選士三十七人中第，物論以為請托，令翰林學士白敏中覆試，落張瀆、李玕、薛忱、張覿、崔凜、王諶、劉伯芻等七人。

三月，崔鉉罷知政事，出為陝虢觀察使。以御史中丞、兼兵部侍郎李回本官同平章事。

夏四月，皇第四女封延慶公主，第五女封靖樂公主。敕祠部檢括天下寺及僧尼人數。大凡寺四千六百，蘭若四萬，僧尼二十六萬五百。宰相杜悰罷知政事。以戶部侍郎、判戶部崔元式同平章事。

六月丙子，敕：「漢、魏已來，朝廷大政，必下公卿詳議，博求理道，以盡群情。所以政必有經，人皆向道。此後事關禮法，群情有疑者，令本司申尚書都省，下禮官參議。如是刑獄，亦先令法官詳議，然後申刑部參覆。如郎官、御史有能駁難，或據經史故事，議論精當，即擢授遷改以獎之。如言涉浮華，都無經據，不在申聞。」神策奏修望仙樓及廊舍五百三十九間功畢。

秋七月庚子，敕併省天下佛寺。中書門下條疏聞奏：「據令式，諸上州國忌日官吏行香於寺，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，有列聖尊容，便令移於寺內；其下州寺並廢。其上都、東都兩街請留十寺，寺僧十人。」敕曰：「上州合留寺，工作精妙者留之；如破落，亦宜廢毀。其合行香日，官吏宜於道觀。其上都、下都每街留寺兩所，寺留僧三十人。上都左街留慈恩、薦福，右街留西明、莊嚴。」中書又奏：「天下廢寺，銅像、鐘磬委鹽鐵使鑄錢，其鐵像委本州鑄為農器，金、銀、鍮石等像銷付度支。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、銀、銅、鐵之像，敕出後限一月納官，如違，委鹽鐵使依禁銅法處分。其土、木、石等像合留寺內依舊。」又奏：「僧尼不合隸祠部，請隸鴻臚寺。其大秦穆護等祠，釋教既已釐革，邪法不可獨存。其人並勒還俗，遞歸本貫，充稅戶。如外國人，送還本處收管。」

八月，制：

「朕聞三代已前，未嘗言佛，漢魏之後，像教寖興。是由季時，傳此異俗，因緣染習，蔓衍滋多。以至於蠹耗國風而漸不覺。誘惑人意，而眾益迷。洎于九州山原，兩京城闕，僧徒日廣，佛寺日崇。勞人力於土木之功，奪人利於金寶之飾，遺君親於師資之際，違配偶于戒律之間。壞法害人，無逾此道。且一夫不田，有受其飢者；一婦不蠶，有受其寒者。今天下僧尼，不可勝數，皆待農而食，待蠶而衣。寺宇招提，莫知紀極，皆雲構藻飾，僭擬宮居。晉、宋、齊、梁，物力凋瘵，風俗澆詐，莫不由是而致也。況我高祖、太宗，以武定禍亂，以文理華夏，執此二柄，足以經邦，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，與我抗衡哉！貞觀、開元，亦嘗釐革，剗除不盡，流衍轉滋。朕博覽前言，旁求輿議，弊之可革，斷在不疑。而中外誠臣，協予至意，條疏至當，宜在必行。懲千古之蠹源，成百王之典法，濟人利眾，予何讓焉。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，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，收充兩稅戶，拆招提、蘭若四萬餘所，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，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。隸僧尼屬主客，顯明外國之教。勒大秦、穆護、祆三千餘人還俗，不雜中華之風。於戲！前古未行，似將有待；及今盡去，豈謂無時。驅游惰不業之徒，已逾十萬；廢丹雘無用之室，何啻億千。自此清淨訓人，慕無為之理；簡易齊政，成一俗之功。將使六合黔黎，同歸皇化。尚以革弊之始，日用不知，下制明廷，宜體予意。」

制第六女封樂溫公主，第七女封長寧公主。中書奏：「伏見公主上表稱『妾某者』，伏以臣妾之義，取其賤稱；家人之禮，即宜區別。臣等商量，公主上表，請如長公主之例，並云『某邑公主幾女上表』，郡、縣主亦望依此例稱謂。」從之。

九月，火星犯上將。

十月乙亥，中書奏：「汜水縣武牢關是太宗擒王世充、竇建德之地，關城東峰有二聖塑容，在一堂之內。伏以山河如舊，城壘猶存，威靈皆盛於軒臺，風雲疑還於豐沛。誠宜百代嚴奉，萬邦式瞻。西漢故事，祖宗嘗行幸處，皆令邦國立廟。今緣定覺寺例合毀拆。望取寺中大殿材木，於東峰以造一殿，四面置宮牆，伏望名為昭武廟，以昭聖祖武功之盛。委懷孟節度使差判官一人勾當。緣聖像年代已久，望令李石於東都揀好畫手，就增嚴飾。初興功日，望令東都差分司官一員薦告。」從之。

十一月甲辰，敕：「悲田養病坊，緣僧尼還俗，無人主持，恐殘疾無以取給，兩京量給寺田賑濟。諸州府七頃至十頃，各于本管選耆壽一人勾當，以充粥料。」

十二月，車駕幸咸陽。給事中韋弘質上疏，論中書權重，三司錢穀不合相府兼領。

宰相奏論之曰：

「臣等昨于延英對，恭聞聖旨常欲朝廷尊，臣下肅，此是陛下深究理本也。臣按《管子》云：『凡國之重器，莫重於令。令重則君尊，君尊則國安。故國安在於尊君，尊君在於行令。君人之理，本莫要於出令。故曰：虧令者死，益令者死，不行令者死，不從令者死。』又曰：『令行於上，而下論可不可，是上失其威，下繫於人也。』自大和已來，其風大弊，令出於上，非之於下。此弊不除，無以理國也。昨韋弘質所論宰相不合兼領錢穀。臣等輒以事體陳聞。昔匡衡所以云：『大臣者，國家之股肱，萬姓所瞻仰，明王所慎擇。』《傳》曰：『下輕其上，賤人圖柄，則國家搖動，而人不靜。』弘質受人教導，輒獻封章，是則賤人圖柄矣。蕭望之漢朝名儒重德，為御史大夫，奏云：『今首歲日月少光，罪在臣等，』上以望之意輕丞相，乃下侍中御史詰問。貞觀中，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書云：『人之思慮有限，一人不可兼總數職。』太宗曰：『此人妄有譏謗，欲離間我君臣。』流師合於嶺外。賈誼云：『人主如堂，群臣如陛，陛高則堂高。』亦由將相重則君尊，其勢然也。如宰相奸謀隱匿，則人人皆得上論。至於制置職業，固是人主之柄，非小人所得干議。古者朝廷之上，各守其官，思不出位。弘質賤人，豈得以非所宜言上瀆明主，此是輕宰相撓時政也。昔東漢處士橫議，遂有黨錮事起，此事深要懲絕。伏望陛下詳其奸詐，去其朋徒，則朝廷安靜，制令肅然。臣等不勝感憤之至。」弘質坐貶官。

又奏曰：「天寶已前，中書除機密遷授之外，其他政事皆與中書舍人同商量。自艱難已來，務從權便，政頗去於臺閣，事多繫於軍期，決遣萬機，不暇博議。臣等商量，今後除機密公事外，諸候表疏、百僚奏事、錢穀刑獄等事，望令中書舍人六人，依故事先參詳可否，臣等議而奏聞。」從之。李德裕在相位日久，朝臣為其所抑者皆怨之。自崔鉉、杜悰罷相後，中貴人上前言德裕太專，上意不悅，而白敏中之徒，教弘質論之，故有此奏。而德裕結怨之深，由此言也。

會昌六年

六年春正月癸卯朔。丁巳，左散騎常侍致仕馮定卒，贈工部尚書。己未，南詔、契丹、室韋、渤海、黠柯、昆明等國遣使入朝，對於麟德殿。兵部侍郎、判度支盧商奏：「諸道兵討伐党項，今差度支郎官一人往所在有糧料州郡，先計度支給。」從之。己丑，渤海王子大之萼入朝。東都太微宮修成玄元皇帝、玄宗、肅宗三聖容，遣右散騎常侍裴章往東都薦獻。監察元壽奏前彭州刺史李鈇買本州龍興寺婢為乳母，違法，貶隨州長史。

二月壬申朔。癸酉，以時雨愆候，詔：「京城天下系囚，除官典犯贓、持仗劫殺、忤逆十惡外，餘罪遞減一等，犯輕罪者並釋放。征党項行營兵士，不得濫有殺傷。」丁丑，左拾遺王龜以父興元節度使起年高，乞休官侍養，從之。是夜，月犯畢大星，相去三寸。庚辰，以夏州節度使米暨充東北道招討党項使。壬午，右庶子呂讓進狀：「亡兄溫女，大和七年嫁左衛兵曹蕭敏，生二男。開成三年，敏心疾乖忤，因而離婚。今敏日愈，卻乞與臣侄女配合。」從之。乙酉，前太子少保劉沔可太子太保致仕。前壽州刺史王鎮貶潞州長史。丁亥夜，月色少光，至一更一點，犯熒惑，相去四寸。後良久，其光燭地，在軫七度。壬辰，以翰林學士、起居郎孫穀為兵部員外郎充職。以旱，停上巳曲江賜宴。敕：「比緣錢重幣輕，生人轉困，今新加鼓鑄，必在流行，通變救時，莫切於此。宜申先甲之令，以儆居貨之徒。京城諸道，宜起來年正月已後，公私行用，並取新錢。其舊錢權停三數年。如有違犯，同用鉛錫錢例科斷。其舊錢並沒納。」又敕：「諸道鑄錢，已有次第，須令舊錢流布，絹價值稍增。文武百僚俸料，起三月一日，並給見錢一半。先給疋段，對估時價，皆給見錢。」貶舒州刺史蘇滌為連州刺史。滌李宗閔黨，前自給事中為德裕所斥，累年郡守，至是李紳言其無政故也。以邠甯節度使高承恭充西南面招討党項使。丙申夜，月掩牛南星，又犯歲星。丁酉，新羅使金國連入朝。辛丑夜，東北流星如桃，色赤，其光燭地，尾跡入大角，西流穿紫微垣。

三月壬寅，上不豫，制改御名炎。帝重方士，頗服食修攝，親受法籙。至是藥躁，喜怒失常，疾既篤，旬日不能言。宰相李德裕等請見，不許。中外莫知安否，人情危懼。是月二十三日，宣遺詔，以皇太叔光王柩前即位。是日崩，時年三十三。謚曰至道昭肅孝皇帝，廟號武宗，其年八月，葬於端陵，德妃王氏祔焉。

【論】

史臣曰：開成中，王室寖卑，政由閹寺。及綴衣將變，儲位遽移。昭肅以孤立維城，副茲當璧。而能雄謀勇斷，振已去之威權；運策勵精，拔非常之俊傑。屬天驕失國，潞孽阻兵，不惑盈庭之言，獨納大臣之計。戎車既駕，亂略底寧，紀律再張，聲名復振，足以蹈章武出師之跡，繼元和戡亂之功。然後迂訪道之車，築禮神之館，棲心玄牝，物色幽人，將致俗於大庭，欲希蹤于姑射。於是削浮圖之法，懲游隋之民，志欲矯步丹梯，求珠赤水。徒見蕭衍、姚興之謬學，不悟秦王、漢武之非求，蓋惑于左道之言，偏斥異方之說。況身毒西來之教，向欲千祀，蚩蚩之民，習以成俗，畏其教甚于國法，樂其徒不異登仙。如文身祝髮之鄉，久習而莫知其醜；以吐火吞刀之戲，乍觀而便以為神。安

可正以《咸》《韶》，律之以章甫。加以笮融、何充之佞，代不乏人，非荀卿、孟子之賢，誰興正論。一朝隳殘金狄，燔棄胡書，結怨於膜拜之流，犯怒於鄙夫之口。哲王之舉，不駭物情，前代存而勿論，實為中道。欲革斯弊，以俟河清，昭肅明照，聽斯弊矣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